



(全景网供图)

众生

回乡拿工资

□郭德诚

“过年好,过年好!”老吴进门,他满脸的皱纹已笑成了一朵花。每年过年,老吴都要来我家一趟,但都在元宵节前一天,我俩喝个酒,他回去准备一下,第二天就开业了——卖凉皮。今年他来这么早,我想着可能是因为过年凉皮卖不动吧。

三杯酒下肚,老吴说,他是来拜年、致谢的。感谢我对他的多年帮助,他要回老家种地了,不卖凉皮了。我听了这话,很意外。

老吴是五年前来我们小区卖凉皮的。当时的小门面,是我帮他租的。田间地头,他是把好手,干农活,连天气预报都不用,一切都能安排得妥妥的。但做小买卖,他还真是不行,尽管摊凉皮是他的拿手好戏,但毕竟做和卖,是两回事。不过,老吴有股庄稼人的韧劲。起早贪黑,精心打理,童叟无欺,这棵蔫不唧的“庄稼苗”,竟在他手里也茁壮成长起来。这几年,家里的吃穿用度、大儿子娶媳妇的钱,都是从这凉皮摊上出来的。“老吴凉皮”经过这几年的经营,一街两巷已有点名气了。

这船乘风破浪,正驶得好,怎么就拐头回港了?

我问:“家里有啥事了?”老吴脸红彤彤地说:“我要回家拿工资啦!”回家拿工资?我有点懵。不知是高兴,还是喝得有点猛,老吴也有点激动。经他解释,我才明白,他老家有了集体经济项目——智能温室大棚,一年四季生产瓜果蔬菜。他是种地能手,这回守着家门,就能上班拿工资了。

看到他醉心的样子,我能体会他心中的那份惬意。老吴世代务农,他这株“高粱”,只有沐浴着田野的风,才会有摇头晃脑的舒心,这些年,移栽别处,虽也开花结果,但还是一直眷恋故乡的雨露。一个人的职业,恰是他的爱好,又与他特有的文化心理相匹配,自然是一件人生幸事。老吴绕了一个圈,又回去了,他怎能不高兴呢?人逢知己千杯少,老吴竟反客为主,频频举杯,给我劝酒。这几年,我俩在一块没少喝酒,可头一次发现老吴这么能喝。

舒心的酒,千杯不醉,老吴的心,早已踏上了回乡的路。

亲情

带母亲感受春天

□韩灵艳

午后,在暖阳温柔的抚摸下,周身暖洋洋的,我带着女儿,拉着母亲缓缓地走在小区的花园里。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,循着花香望去,原来是石阶两边的迎春花开了。

母亲像个孩子一样惊叫起来,满脸欢喜地走上前去,我也紧跟在她身后。瞧,那一大片墨绿色的嫩枝交错重叠,蓬松着一朵朵金黄的花朵,宛如一只只黄蝴蝶迎风起舞。母亲在迎春花前,停了下来,伸手拉着一根迎春花的枝条,尽力地把鼻子凑上去闻着花香,很享受的样子。“妈,我来帮你吧!”我把那根枝条轻轻地拉到她的面前,让她尽情地感受春天的气息。

十几年来母亲突发脑溢血,手术后就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。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和锻炼,她现在已经能用左手做饭、洗碗、洗衣服了,走路一天比一天稳当,说话也一天比一天清楚……

此时,母亲顺势坐在石阶上,金黄的花儿映着母亲花白的头发,亮闪闪的,真好看!我轻轻地帮母亲揉了揉头发,静静地坐在了她身旁。

女儿兴奋地在台阶上跳来跳去,一会儿又闪在花丛中,露出花儿一样的笑脸……

记得小时候,每年迎春花开的季节,母亲都会带着我们姐弟到田野里玩耍、挖野菜,我们尽情地疯啊跑啊跳啊闹啊……回家时,每人都会捧一把金灿灿的迎春花,小心翼翼地插到玻璃瓶中。从此,春天就在我们家落脚了。

“妈,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您带我们去春游吗?”母亲微笑着点点头,脸上挂满了幸福。

女儿听见我们说话,风一样跑到我面前,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:“妈,等你老了,我也要带你感受春天……”

乐活

手机里学种树

□张清贤

“妈妈,如果有机会去大西北种树,你干不干?”一天晚上,女儿拿着手机问我。“当然想干了!你说吧,咱是坐火车去还是坐飞机去?”我以为她说的是玩笑话,就调侃着回答。

“我说是认真的!你如果想参与,就在咱家也行。”看着她严肃的表情,我半信半疑。

看我一脸茫然,女儿开始拿着手机给我详细解释:“这是网上的一项公益活动。你只要带着手机,天天坚持走路,就可以获取一定的能量。日积月累,等能量攒够了,你的树就可以种植了。组织方会让大漠那边的工作人员替你种树上的。”女儿一边说,一边在我的手机上一步步教我操作。

“妈,你看,咱们昨天去郭亮旅游,你走了一万多步,就收取了第一份能量,你的树就发芽了。”女儿笑着对我说。

“种一棵树得需要多长时间?”我顿时来了精神。“那得取决于你的能量数字。按照你天天步行上班的情况,再加上你晚上跳舞的活动量,估计得半年吧!”女儿说。

我思忖着:这样既可以督促自己锻炼身体,还能绿化荒漠作贡献,何乐而不为呢?这样天天坚持,说不定我能栽下一片小树林呢!

我二话不说,把手机装进兜里就去跳舞了。一个小时回来,我收取了一些能量,乐得跟孩子似的。

晚上,我做了一个梦:在一大片胡杨林和沙柳丛中,我躺在树荫下,仰望蓝天,看云卷云舒,好不惬意!

第二天,我带着手机加强步行和跳舞的锻炼。为了那片属于我的绿荫,我也不能懈怠!

百味

最幸福的事

□竹影

上班第一天,我在好友群里抛出一个话题:年过完了,大家不妨总结一下过年最幸福的事。

“最幸福的事当然是全家团圆了。”说话的是常年在外打工的立。去年春节,立为了多挣些钱,和爱人坚守岗位没回家过年,结果,除夕晚上,他的两个孩子在老家哭闹不止,他父亲打电话把他骂了一通。今年春节立回家了,“虽说挣不到三倍的节日工资,但一家人在一起过年的幸福是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”。

玲子说:“我过年最幸福的事是和哥姐们凑在一起说笑玩乐了。”玲子兄妹多,她最小,是老二。初二时,她和三个姐姐三个哥哥约定聚在大哥家,兄妹七人难得一次大团聚,缅怀父母的同时,聊起了儿时的趣事、旧事、难事,对比现在的好日子,个个感慨万千,“我们下午打牌玩双升,我一直故意耍赖,哥哥明明知道,却没人计较,被哥姐宠着的感觉真幸福”。

大家七嘴八舌,纷纷讲着自己过年最幸福的事,却始终不见群主讲的“身影”。我忍不住嚷嚷:“呼叫群主,讲讲你过年最幸福的事呗!”

“我过年最幸福的事是和父母在一起。”涛应声说出的话,引来一片歎声:过年团圆,不就是和父母在一起嘛!有什么不一样?

“确实不一样。”涛说完这句话后开始发照片,每一张都是他和父母的合影。照片上,他七十多岁的父母笑得特别灿烂,而年近半百的他,要么把双手搭在父亲的肩上,要么把头依在母亲的怀里,看似有点搞笑,却都充满真情。有一张全家福最棒,两位老人坐在中间,他和爱人一左一右分别搂着二老,两个孩子蹲在爷奶两侧,小手分别向外扬起并打出“V”字形。一家六口的脸上都绽放着笑容。

“三年没在家过年了。今年回来后,我们先是帮父母收拾房子,晒被洗衣,带父母去洗澡,之后是照相。过年和父母在一起最幸福,以后,我会让这种幸福延续在每个平常的日子里。”涛说,“过了年,我就不出远门了,在县城找个活儿,以便常回家陪陪爸妈和孩子……”

是呀,外出挣钱固然重要,但父母在渐渐老去,需要子女的陪伴,子女正茁壮成长,需要爸妈的呵护。我想,最幸福的事,当是把幸福演绎在日常,多陪伴父母,多关心子女。

连载

丝路爱情的见证(三)

酒宴之后,已是傍晚,昆塔他们回到自己的营地。

昆塔把普拉斯和迈克尔唤到一处,皱眉道:“时刻到了,分手的时刻说到就到了,我们和她们根本没有商量好。”

迈克尔说:“劫持了她们三人,今天晚上就走,天亮他们就找不到了。”

普拉斯说:“你开玩笑,一晚上能走多远?他们本身是皇家的使团,随团兵士那么多。夜路,我们根本走不快,要不了多久他们就追上你。整个疏勒区域,全是他们的兵力。后边是突回,中间是郑众,前边是班超,三个大将军和他们的军队,疏勒兵也听汉家将军招呼,我们

偷跑,你想想,跑得了吗?”

昆塔说:“劫持了她们连夜走开,这个办法不好,很不好。”迈克尔问昆塔:“你约了她今晚见面吗?”

“约了。”昆塔说,“月亮要到后半夜才出来,趁着天黑,夜莺去叫。”

“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她们走开,最好的时机是大汉把她们交给霍乱那国了,霍乱那国还没有熟悉她们,那个时候。”普拉斯说。

昆塔说:“你正确,我就是这么想的,也倾向于这么做。”

迈克尔说:“我很着急啊,天色已经黑了,我跟你去‘抓’夜莺。普拉斯你守在后方吧,队伍大了容易暴露。”

“你怎么摆弄的啊,迈克尔!”普拉斯说,“我也是好多天没有见到那个……那个织布云彩了,我为什么要守在后方呢?我也去。人多计谋高,也多个照应嘛。”

“好了,佩好宝剑,背上背包,走吧。跟在我后面,保持距离。到了她们那里,尤其要保持距离。”昆塔说,“我观察过了,赛尔他们的帐篷,挨着她们的车。车外边,有一片红柳,比别的红柳高,红柳后面是胡杨。”

“胡杨林里有夜莺。”迈克尔说,“我们走到胡杨林背后,走远点。”

普拉斯说:“记住,跟上次一样,到万不得已的时候,就说我们是抓夜莺的。”

“对。”昆塔道,“我一组,你们一组。你们先停在胡杨林里。夜莺一叫,

赛尔会出来的。我在前边接应。三个人都出来,我就把她们带过来。然后我们朝远处走,走到那个沙山背后。”

“该不会有野狼吧?”迈克尔说,“这几天夜里宿营,老听到野狼的哭声。”

“野狼也苦啊,生活在这样的地方,吃不好睡不好,还得天天跟风沙作战。”普拉斯说:“野狼只要不是大群的就不可怕,你拼上去,它会退走。前年我和希腊商队来东土,路过帕米尔山,宿营,几个人去搞柴草,跟几匹野狼遭遇了,那个人几天还没黑呢,好一番周旋。最后,人胜了狼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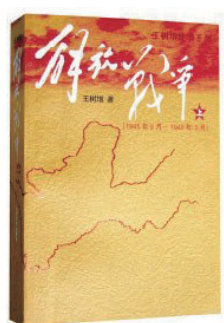
“就在这个地方,不要走出林子。我到红柳那里接她们。迈克尔,夜莺可以叫了。”昆塔走到红柳丛里。又往前走,隐身于一蓬单独的红柳中。

靠近胡杨林的红柳,又多又密,形成了一条灌木林带。昆塔隐身的这蓬单独的红柳,离它的红柳姊妹们较远,反过来看,它离刘小丝的宿营车较近。它是单独生长的,长势奇好,莫说藏身一个昆塔,纵是掩护一对情人也绰绰有余。

十几步开外,是“东城贩营”的乘车,是刘小丝她们的。更远的上游河岸,还有两辆,那是郑众和抗桂的。下游远处,也有两辆。再远处还有,那就是昆塔他们的了。

车辆组群之间,依地借势,停着的,是骆驼、马匹和帐篷。

红柳林里,夜莺清脆地叫了起来。



77 孟良崮(六)

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,阴云遮盖星月。

支前干部吴相林的运粮队已经接近了激战中的孟良崮,他计算了一下,余下的路程大约还有十五公里。前面是座大山,路窄山陡,车子无法推了。他们把粮食卸下来,把小推车藏好,所有的人把粮食背在了自己背上,多的背了一百多斤,少的也有七八十斤。吴相林扛着粮食口袋走在最前面,远远地看见天上盘旋着飞机,他数了数有十来架。

孟良崮的战斗打响以后,在

通往战场的各条山路上,密集地行进着支前的独轮小车。农民们的小车上装载着战争所需要的所有物资:粮食、枪支、弹药、柴草、木料、药品、挖战壕的工具、攀登用的木制云梯,棉衣棉被和大量的布匹,甚至还有给牺牲官兵准备的衣服和棺材。在战场四周的山路上,到处可见由青壮年组成的担架队,妇女和老人们则跟在担架旁,不断地给伤员们喂水和干粮。伤员进村了,女人们看着浑身是血的官兵一边抹眼泪,一边用林林草草的脚,她们想让伤员穿上一双鞋底上绣有“大吉大利”字样的新鞋。那些急需动手术的伤员要紧急转运,大娘把昨晚她眼巴巴地守了一夜的伤员送到村口,唠叨着嘱咐担架抬得稳一点,然后俯下身对伤员说:“孩子!你命大!咱娘俩日后见!”

在孟良崮战役期间,随军常备支前民工七万七千人,二线常备支前民工十五万九千人,整个孟良崮战场上支援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支前民工达六十九万人。

十六日晨,张灵甫藏身的山洞开始遭到炮击。共产党军队

已经攻到咫尺之遥,“王牌”整编七十四师到了它最后时刻。共产党官兵从各个方向蜂拥而上,最后的白刃战在孟良崮山顶展开。上午八时,蒋介石发来急电:“山东共匪主力今向我军倾巢出犯,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。”在蒋介石的严令下,汤恩伯发电各部队:“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,孤军苦战,处境艰危。我奉令援救各部队,必须以果敢之行动,不顾一切,星夜进击,破匪军之包围,救胞泽于危困……”整编二十五、六十五、八十三师等部队被迫发动猛烈的攻击。负责侧翼的华东野战军各部队拼尽最后之力誓死不退。而在围攻孟良崮的战场上,陈毅和粟裕不断给各纵队指挥员打电话:“谁拿下孟良崮谁就是英雄!”

雨云密布,天昏地暗。山洞里的张灵甫已经绝望,决定与他的军官们集体自杀。副师长蔡仁杰拿着夫人和孩子的照片痛哭不已;副参谋长李运良把脸上涂上血污藏了起来,当初就是他一再向张灵甫表态:“军座,此虽孤山,但地形险要,我们要置之死地而后生,临绝境而逢生。”

洛阳日报 分类广告 声明·公告 发布热线:65139977 65139988 15896655956

安全生产系列公益广告 时时注意安全 处处预防事故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宣